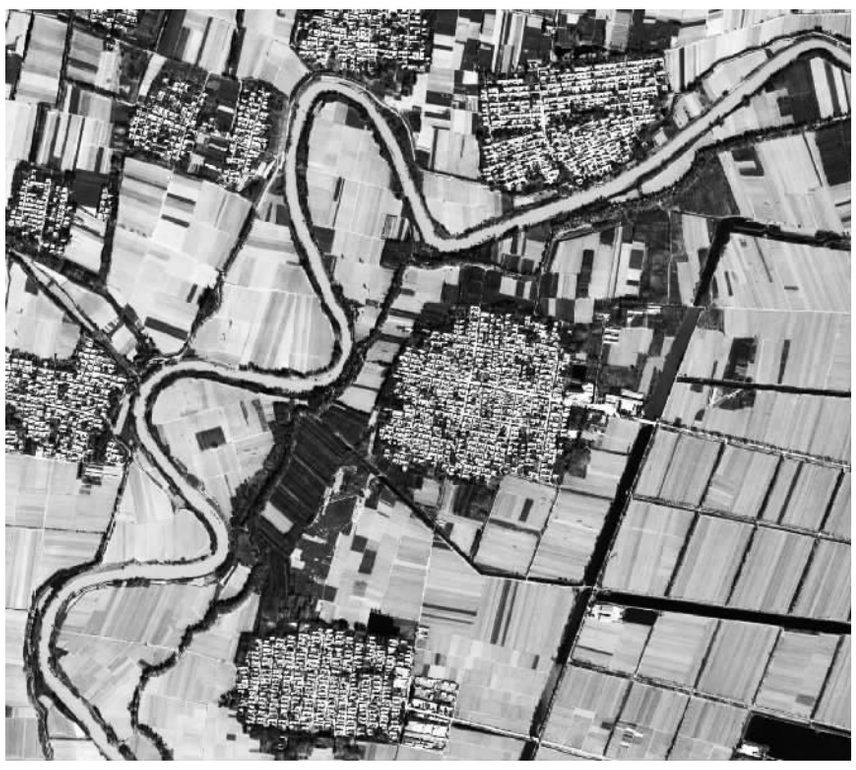
丰收的季节

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赋予的联想

本报记者　齐　欣



这是山东省德州市北部的中国大运河南运河段，位于“NY-01”遗产区内。

从空中看去，几经兴废的河道，规模仍然清晰可辨；刻意修建为弯曲的形状以减缓流速的工程智慧一目了然；村落与田野仍然紧紧环绕着大运河，最重要的农忙时刻正在到来。

跨越了南北，跨越了不同的四季。大运河将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文明区域紧紧抓在了一起，阐释了超级稳定的农业社会体系；并继续清晰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出现之后的衰落与更新演变。其表现出的遗产地精神，如同季风气候一样，深深地浸入了辽阔的大陆。

阳光洒下来，日复一日。

原野由碧绿转为金黄，河道则由枯黄渐变为墨绿。

这是北方的大地。丰收的季节到来了。

从空中望去，大运河是难以忽略的风貌构成。

国道104线上引人瞩目的庞然大物，是不断北上、追逐夏收的收割机群。从五月的南方开始，一路轰鸣的景象延续至七月，行程直至京北的山脚。一年一度的收获，决定了我们的祖先选择安居还是迁徙；决定了剩下的时光是愈加慵懒，还是厉兵秣马，不惜远行。

大部分的迁徙线路，都指向大河的南端。江南与浙东山前平原的景色几乎全年长青，田间可达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两熟。迁徙导致了战争；胜者谋求更大的疆域，推进广泛的融合，也孕育了帝国的形成。帝国又需要巨量的支撑——那种丰收的反差，是大运河不竭的活力源泉。

于是，大运河就用2500年的时间，慢慢融进了人们的生活。它甚至被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是生活方式的基础。当年的漕运，今日的收割机群；地上的船队，天上北归的候鸟，都固执地沿着大运河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过程。大运河的京杭运河沿线，恰与候鸟北归线路重合。打开地图，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大运河沿线的湖泊——高邮、宝应、洪泽、骆马、微山、独山、昭阳、南阳、东平、北运河洼地……这些南北线性分布的人工化水柜，在为候鸟提供沿途几乎唯一的栖息地。

如果，我们把这2500年的时光，想象化为艺术的舞台场景，那一幕幕多彩画面和灵动鲜活的舞蹈，都应该怎样构成和表现？

图一：《遇见大运河》的第一幕，“开凿”。身着褐色衣装的演员表现“人”“水”和“泥土”。

今天，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在亚欧大陆的东部旅行，都可能穿越大运河文化遗产地；无论与哪个人提起，都会发现他生命中的某一段可能与大运河相关。但是，人们不是唱着歌去开凿大运河的。雨热同季的季风，带来万物生长的良机，也带来瞬息万变的泛滥；从西部高原奔腾而来的大河，挟裹富含营养的黄土，也反复抬高、阻断、冲击人工的运输河道。人、水、泥土——更准确地说是泥沙，影响了人们对大河命运的思考，也构成了艺术家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真实、完整提取。（**图一**）

理解大运河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它把不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反差、不同文明生活方式间的融合、不同民族间的利益表达，甚至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漠视与惊奇，都哲学化地浓缩为人与水之间的持久纠缠。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美轮美奂的舞剧场景中，如果将男女主角，分别代表“人”和“水”；将大运河的历史，化作人与自然的舞动与凝望，那还有怎样的艺术展现形式，能够表达得比这更恰当、更真实、更准确呢？（**图二**）

图二：《遇见大运河》的第二幕，“繁荣”。男女主角分别代表大运河历史中的“人”和“水”。

然而，舞动与凝望，是有着浪漫，有着爱恨情仇的。猜忌、误解、携手、冷漠、回报、缠绵、焦虑、爱与坚持……贯穿了大运河价值生长的全过程，朝朝代代都在真实地发生。从本质上说，大运河是一项以改变自然为目的的工程遗产。舞台上的爱人，常常首先是实际功能中的敌人。这就意味着它会不断地去“干扰”，又会不断地被“抛弃”。

从2005年开始的10年间，当代社会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情感表达，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艺术家们受到持续的激励，反复被身边涌动的情愫所感染；描写大运河的艺术创作呼之欲出。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恰好的提取，是感动社会的展现，更是一种艺术的独特表达。这个时期出现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完整显示了中国人对大运河的感情和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水平。全剧用最好的段落、最复杂的艺术手段，还有激情与技巧，描绘了今日人们对水和文化遗产命运的思考。伴随着焦躁纷乱的旋律，观众们眼见着衣衫褴褛的女主角踉跄着匍匐在没有任何表情、甚至看不到面目的“社会”队列间，由此对“干扰”和“抛弃”，表达出极大的同情和焦虑，不由自主地心生共鸣。这也是每次演出时全剧获得观众最密集掌声的情节。（**图三**）

但是，如果我们的表达更贴近一点真实，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展现的话，那还有更多的掌声没有到来。大运河上更真的事实是：大自然对于无知、过度和抛弃，是会报复的；而且来自于水——比如黄河——的怨恨，是充满暴躁甚至邪恶的。或者说，舞台上代表一滴水的女主角，是不会轻易地原谅男主角的。我们还是在用错位的怜悯去看待自然，看待水。其实反而是水在拯救我们、延续我们。

以此延伸，当我们感受舞台上人、水、泥土在历史的时空中穿梭时，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更多的联想：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去修建大运河？他和她，是如何相互理解和彼此适应的，又为什么能做到呢？大运河使用得如此悠久，为什么却未能率先出现工业文明的技艺和曙光？这是大运河最令人着迷的所在，也是最难以发现的爱情基因。我们称之为大运河独特的“遗产地精神”。

终会有一天，艺术家们的表达，能够远远逾越文字蕴含的动力，将大运河代表的人类的智慧展现给更广阔的世界，更久远地影响我们的后人。意料之中而又超越了所有的盼望，这是文化遗产传播的使命，也是艺术独有的魅力所在。

图三：《遇见大运河》的第三幕，“遗忘”。

（图片均由杭州歌剧舞剧院提供）

把世界遗产搬上舞台

王晓蓉

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当天，舞蹈剧场（用舞蹈、戏剧以及与各类视觉艺术交融的剧场方式）《遇见大运河》走进了国家大剧院。这部艺术作品用舞台剧的形式为观众展示了一场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播行动。

中国大运河项目于2014年6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

大运河属于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其范围跨我国的6省（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安徽）二市（天津市、北京市），包括河道遗产和水利遗产，是独特的活态文化遗产。要将这样一项复杂的文化遗产搬上舞台，并不是一件易事。

该剧创作团队历时3年进行采风和创作，才催生了《遇见大运河》。其最初的创作目的是为“中国大运河”申遗助力。申遗成功后，《遇见大运河》又继续行走了5万公里。从大运河南端的节点城市杭州出发，在两年的时间一路沿大运河进行巡演。最终在2016年文化遗产日（6月11日）到达“中国大运河”的北端终点城市北京。

艺术家们在演出现场动情地表示：在大运河的繁荣时期，南方的粮食，通过漕船，经大运河一路北上，到达北京。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的巡演路线，重现了这一轨迹。它的巡演，也是一场保护文化遗产的实际行动。

该剧由杭州歌剧舞剧院创作。创作团队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主创组成。全剧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寻找大运河踪迹的现代人，一条是以“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为脉络的大运河发展史。两条主线交错呈现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命运的思考和判断。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展现一项世界遗产的历史风貌，《遇见大运河》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

截至6月12日，《遇见大运河》在国内共演出了96场，有约14万人次观看了该剧。编导崔巍在《遇见大运河》北京站的发布会上动情地说：“我们用我们的艺术走进了最高的艺术殿堂，我们用我们的行动传播着文化遗产。”

《遇见大运河》中提出的大运河面临的水环境问题，也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我们也看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使得水资源非常的短缺。希望能通过更多文化的方式，来引发公众对环境、对水的关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蒋南青博士在《遇见大运河》北京站的发布会上提到。

《遇见大运河》中用了“遗忘”这一幕来表现社会经济发展对大运河环境的影响。其观点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提倡的相一致。蒋南青表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目前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方式，提高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度。“歌舞剧又是另外一体现（方式）。用这种高端、高雅的方式来体现环境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蒋南青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遇见大运河》在北京巡演的两天，联合国九家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到场观看，以表示对《遇见大运河》的支持。

同时，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大运河公益行动”，也随着《遇见大运河》北京巡演正式启动。

北京远不是结束。明年，《遇见大运河》还将远赴法国，登上中法文化节的舞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遗产。

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人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当中。

□传承人

邓玉璇：学生超过我，是我最大的理想

□胡赛标

闽西汉剧表演艺术家邓玉璇1996年退休，可是她却要求“就地安置”。人们很难理解她的“徒弟迷”：丈夫和孩子早已定居厦门，而她孤身一人，留在龙岩，七年培养了四代徒弟。现在，只要龙岩艺校一个电话，她又乐此不疲从厦门赶回龙岩指导学生……

闽西汉剧是福建六大地方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闽粤赣台以及东南亚地区。闽西汉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表演与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深受海内外人士喜爱，素有“南国牡丹”之誉，2006年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邓玉璇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闽西汉剧代表性传承人。

邓玉璇，1936年生于广东梅县，7岁时父亲经商遇害，她被送人做养女。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聪明伶俐，深得大家喜欢。小时，她常跟养母去看汉剧。中学时，她常被老师叫上台唱歌，胆子大了，她还模仿小姐采花扑蝶的动作，一下课就在班里唱起“十八相送”。原来，她已经痴戏成迷了。有一次，梅县汉剧团演《梁山伯与祝英台》，邓玉璇一连看了十个晚上，“十八相送”已经会跟着哼唱了。

她与闽西汉剧结下不解之缘，是在1954年暑期。龙岩汉剧团应邀来到她的家乡演出，演员美丽俊俏的扮相，如泣如诉的剧情，婉转悠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邓玉璇。一天，她壮起胆走进剧团住地，问师傅要不要招收演员？说完，她就紧张得脸红了。恰巧，剧团正要招年轻演员，师傅一看她穿白衬衫吊带裙，修长的身材，姣美的面容，一副清纯的中学生模样，心里喜欢，叫她试唱，竟有天生的假嗓。师傅嘀咕一阵后，说：“你回家迁户口吧！”邓玉璇喜出望外，一阵风跑回家。不料，母亲一听，满脸不高兴。可是，邓玉璇主意已决，教导主任拍桌子也没劝回她。

后来，邓玉璇分给王玉兰老师为徒，但其他艺人见其虚心好学便倾囊传艺，她得以博采众长，兼习青衣、花旦、小生。每当凌晨练功，王玉兰要她夹着铜钱走碎步，膝不能弯，身不能晃，走到小腿发麻，大汗淋漓，还要练嗓子、学身段、耍刀枪……1956年10月，邓玉璇主演传统汉剧《大闹开封府》《昭君和番》等，以扮相俊美、嗓音清亮、表演传神，红遍省城，被誉为“汉剧金嗓子”。1957年，剧团首赴厦门公演，她主演的《百里奚认妻》一炮打响，盛况空前，新闻媒体好评如潮，戏迷们奔走相告，一睹为快，有的从厦门追到漳州，又从漳州追到石码……

邓玉璇并没有陶醉于掌声。她发现闽西汉剧历史上在旷野演出，定调较高，音较尖细，音域较窄，旋律单一，行腔较硬。为了更好塑造角色，叙述情节，她对传统唱腔唱法进行了大胆革新。首先，她把闽西汉剧的调门降为“E宫”。其次，她发展和创造了不少新腔、花腔，形成了圆润婉转、独具韵味的演唱风格。1958年，她主演闽西汉剧史上第一部现代戏《陈客嬷》，参加福建省第一届戏曲现代戏汇演，轰动全省，被选为晋京参加国庆献礼剧目……

“文革”时期，邓玉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批斗凌辱。改革春风吹起，她的艺术生命重新绽放。她主演了《西厢记》《白蛇传》《秦香莲》等剧目，塑造了上百个风格迥异的艺术形象，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7年，她主演历史剧《春娘曲》，荣获全省第十七届戏剧汇演表演最高奖——优秀演员奖。1989年，邓玉璇应邀出访新加坡，她演唱《白蛇传》等传统选段，引起来自世界33个国家几千名流的强烈反响，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她为“中国汉剧花旦王”。香港多家唱片公司为她录制个人演唱专辑，并将唱片和录音盒带向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发行。

“你们将来一定要超过我，这才是我的最大理想。”邓玉璇总是对剧团或艺校的学生说，“别人不理解我，我自己理解自己就行了。”她辅导时对学生很严格，学生几乎都被她训哭过：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个嘴形，一句唱腔，她都不含糊。但学生们都理解她，喜欢她。那年因为评职称，她暂时被调回汉剧团，学生认为无法再听到邓老师上课了，就开始哭，全班大哭。第二天，是李老师的课，学生还一直哭个不停，弄得李老师发火了。后来，邓老师又回到艺校。一次她摔跤左手跌断，吊着膀子给学生上课……

1983年，福建省举办首届“水仙花”青年演员戏曲表演比赛，龙岩共获17块金银铜牌，她的学生占了1/3。2008年她辅导的陈萍参加省水仙花比赛获优秀新秀奖，2009年学生胡婷获福建戏剧会演演员奖，2010年陈萍、沈亚婷分获水仙花、中青年演员比赛银牌奖……她荣获优秀教师辅导奖。她在文章中写道：我的一生都献给了闽西汉剧事业，为了使“南国牡丹”更放异彩，我愿意发挥余热，学生超过我才是我最大的愿望。回首人生，我的心得是：一个人活在世上，一定要心地善良，真情待人，勤恳工作，该得到的都会得到。

第八届海峡影视季颁奖

《琅琊榜》《刺客聂隐娘》等优秀作品获奖

第8届海峡影视季颁奖仪式6月12日在厦门举行。它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等单位主办。

各个奖项揭晓：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是《我的少女时代》，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是《16个夏天》，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是《寻龙诀》，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是《琅琊榜》，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是武侠片《刺客聂隐娘》。

今年，第八届海峡影视季首次设置了以“海峡视频·畅想青春”为主题的两岸青年微电影展。来自大陆的微电影《和在一起的人慢慢相爱》获评最唯美微电影作品，《天山儿女》获评最暖心作品，来自台湾的微电影《关/爱》《茶缘》分别获评最清新作品和最励志作品，来自台湾的优秀微电影作品《出游》获评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

一年一度的海峡影视季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两岸影视繁荣”为主题，是两岸影视精品宣传展示平台和影视产业合作洽谈平台，也是海峡两岸影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活动。本届海峡影视季除了举行颁奖仪式之外，还举行了两岸电影推介洽谈会和台湾电影展映观众见面会等相关活动。

（郑　娜）